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鐔津集卷十二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舉人臣李全玉

鐔津集卷十二

宋 釋契嵩 撰

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并圖上進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牒差繆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某平生以此為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

其書亟出會頒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諭上意某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為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為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

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箋於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君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

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叡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為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敘

六祖法寶記敘　此郎侍郎作附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付受達磨賫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為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

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閣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説余素敬之患其為

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録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弟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關經教葢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

切法門決定為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大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徃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諭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觀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為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辨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

葢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説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耶吾故甞憂其混亂道真為學者大病但媿匿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録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慈明傳臨際斷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懃暹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説而不疑間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奥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為不省其言

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
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髙僧者以禪觀定其所
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為然其言亦不思之
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
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
傳承於髙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以
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
者也大教之所以出衆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

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雜也不得乎此者雖絶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焉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引學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没弟子輩緝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歷壬午歲孟冬二十日

序

原宗集叙或名宗原

象郡懃師聚禪學百家之説採而取其言之尤至若次為一家之書謚釋迦如來而下至於雲門摳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為得之矣故曰原宗懃師謚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雲門匡真大師

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峰存禪師雪峯承德山宣鑒德山
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
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鑒禪師廣菩提達
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
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
即文字以為詣洎乎種智差别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
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葉
雖示有言說而不迹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

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棄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真懟師長為之太息故楷其宗極庶幾有所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 自此元别為卷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棄於道傍雖其瑰怪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晉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若計不崇朝遂致於户庭巉崒嵌虚若山聳洞壑前瞰清沼

後陰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蓮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訾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為叙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為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靜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彊正而不茍也靜者似乎君子不為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剛者似乎君子雄鋭而能

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峰岠似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虛心而合道也今無譬以吾道為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為道德之外奬操修之默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為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譬其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甲論所能悉評某歲月日某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晝上人繕其居之西廡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户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瑩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絶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暎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暎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音浴曰楊梅塢别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闢軒曰脩

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之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徹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崗複嶺翛然沿溪涉澗水聲泠泠雲木杳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為幽深法雲庭宇瀟洒林嶺盤欝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絶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為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熏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尚之故法雲勝槩遂遠

聞揺畫師猶以為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之搢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為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槩者益聞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没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於山中固亦久矣棄置而未嘗稍發今畫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曜之時命也

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為序然無謂遂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敘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寶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搢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為也高逸殊絶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美寓醫以廣其行章表

民敘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為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惟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不亂死之不汩出之不渝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俗

不顧道而碌碌以其變弊嗟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也寶月廬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脩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恱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之乎羣公賦詩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侶契嵩曰吾虛是室

以待予㑹予方專意於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半峯㠜然出其居之後户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邐迤與村疇雲樹而相暎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輙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葢取梁之高僧慧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顒乃營山茨寺於鍾山而命之居故顒美之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

宜慕之愚何敢跂望其人也取其山泼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慶歷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為窮奥於他牖最虚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潜子名而揭之潜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虚乃容深奥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地貫古今妙

乎人間世而絶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

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叙非忝也
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
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葢其内有所合而然也
公濟與沖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山水閒適合潛子
亦粗以詩與沖晦合而沖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
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静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
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為難得故胳
然嗒然終日相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為佛乎孰

為儒乎晉之時王謝許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釋子為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逼歲除山藹藹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青靄絪如也晚則餘氷殘雪瑩如

也飛泉泠泠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閒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為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為得也獨潛子蒼顔皵履幸其末游而謂之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遥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贍冲晦之詩典如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

高焉潛子然者於詩不專雖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為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量既緒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為之然詩之意所叙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興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遂浩然率沖晦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款曲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

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餘載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晞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為方外人恿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昔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教乃相善如此之懃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别

而諸君懷寄賡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並編之為集嘉祐已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以為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葢取其髙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晦於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烏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

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為而晦於無事也舜明
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下文王建箕子明於與九
疇而晦於大難周公明於輔相而晦於成功孔子明於
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顔子孟軻子思揚雄皆相
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
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器識明於為學知道其將有
所晦乎上人吾徒也與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
晦焉余於上人故人也别去十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

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其得喪是非眞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抑亦發其藴也一旦以道歸覲其所親索文為别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之周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能應非其類也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失君子恥失所於

一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而剛正乎外也況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亦推乎人事則可以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庶明歷官品凡一簿一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

知巳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為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於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之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故因字所

以序而勉之

鐔津集卷十二

鐔津集卷十三　　宋　釋契嵩　撰

叙九篇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亦謂潯州）道過鶩（鶩乃余卿）潛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髙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

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為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執文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諭其法此姚公來書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茍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

安忍而不為惻然邪故潛子甞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葢為斯也然搢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已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

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雺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琦菓寶花琦菓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絶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五載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烟縹緲朝暾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爭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

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脩辭立誠潛子可當耶郭子搢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跂乎高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

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切含萬象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汩於泥塗委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紓餘誕謾遂與世浮沉因别故賦詩以祝

之

白石鑿鑿蘊爾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爾芳姿淑人不顯淑人不虧惟是方寸為爾之本違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熟水洸洸兮可溆可滌熟山亭亭（或作寥寥）兮可休可適胡歎屏居胡羡首廸

送王仲寧秘丞詩敘

去年詔秘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土請侯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禮畢

當聽命於闕下於時錢塘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知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從衆人苟避艱難幸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果自新定來將趨京道

出錢塘潛子因歌議若之意以為别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略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倜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恥為天閼蒼蒼兮宫殿參差王侯藴志兮將發胸中之奇秦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往兮决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泰之隆當妖氛廓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蔵甤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塘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人然此未足為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於窮達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葢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於一州

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為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為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闋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阜惜其為别且遠因作詩以敍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别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翺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久留兮曷為所資江南五月兮瑶草離離早歸來兮慰此

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潜子昔在潯陽公濟卯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潜子常謂叔智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人在此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潜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舉得䇿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為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權錢

塘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為志所藴未伸公濟不平力為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别蒙意甚感之乃為詩以贈其行

詩曰
秀氣欝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羣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覿乎君子之風方别離兮江涘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彌年月故南人來吴常以此

為艱余客錢塘已見二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數日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亹亹而不能休襟抱軒豁見其為人有大體及暮引去余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士得官不為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

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以禄薄未甚有力為勞處官過廳雖水必欲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喔咿戚施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憮然作兒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性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藥其性又不能騫然高

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曹於杭觀其寛明淳粹力行古道為政不齷齪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藴也獨

病揚雄氏雖欲明之而立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為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為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蒲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是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寢疾於京師有至於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櫬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余往弔之焉野夫伯仲皆悲慼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事

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氏於潮陽為最

盛歌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布之吾聞天生賢者故以

代天工使輔相天地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

則顔淵夭伯牛疾孟軻轗軻荀况揚雄落莫於時賈誼

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意邪如南

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二十未既大施而卒

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之孰不為之惑哉或者謂林氏

之壽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問

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夫苟能
率其伯仲履田曾之仁孝同志巽先生之學則林之壽
其將有在篤實光輝益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
夫為姻婭苟與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
潮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謌叙

夫為佛者脩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接非以
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逐逐與於世間游乎梵才

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搢紳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精誠篤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喔唯突譎相與以佛為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宜何為心哉吾偉乎吉師

之所為故歌以贈其歸歌曰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擘雲袖兮趨遥征台山凌虛兮氣象淑清宜真賞適兮休顧浮名彼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亡吾徒兮何足與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於錢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待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為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

謀為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泊郭叔寶裴長言數造其門送為歌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得今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追將半載接其言益文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挐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葢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

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侵潤又以匡廬眞其左蘄峕高拔其氣象窅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眞師復歸馬余牽於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益紛於胷中因師為我謝潯陽君子窮達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如一夢焉何長與物磅礴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汰其神明眞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鐔津集卷十三

鐔津集卷十四

宋 釋契嵩 撰

志記銘題共十篇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石過秦望蜻蜓二山垂至駞峴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

旅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偪合澗橋過合澗
龍迹二橋自丹崕紫微亭緣石門澗趨冷泉亭至于靈
隱寺流水清泚崕石環恠如刻削乍覩爽然也自合澗
橋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
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
講聚也其山起歙出睦湊於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餘
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
垂於燕脂嶺北垂於馳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

冠飛塔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峯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峯在郡之西又東者曰駞峴嶺俗謂駞宛乃語訛也其高峰之西者曰烏峰又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峰南起望之而藹然者曰白猿左出于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

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謂雞籠乃語訛也其雞留之西者曰蓮華有巖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峰乃西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峰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中有巖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巖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絶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顔大有百峰多無名其名之者

惟二十有四與城闉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别號耳然其崷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峰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

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峰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逼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峰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瀦于渦渚東𡸣亦謂之暖泉也瀲灩于泠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瀆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

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谷音浴也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缺一名其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

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殷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壟不牧牛犢羊豕水陸不甚汙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薪𦾔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峰之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陁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

其一伏犀在西來峰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壖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吴葛縣正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棣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

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怪禽靘獸唯巢构之樹𡪷為古木松筠藥物果蓏與他山類唯美荈與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霱雲亭西趨則傴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霱雲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

如也吴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跻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岩壑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氣歘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為比一日為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怪以為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

壑莫出其右者至于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為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沉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絶類使會知已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於此日

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或無極深且三字）冲寞岑寂神與道合秉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志）

其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

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詭異形
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為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
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怪邪夫獨
秀石有拔數仞嶷然特立于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
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為朋黨
大凡物禀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起出其羣
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
相為附麗要詩人詞以張之盖欲有所警耳茍以恠石

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于獨秀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為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為軍為城中之塽塏也昔沙門義懷于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鈌然患其無所賙覽而清河張拱慼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

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慈顧共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處仁等募匠氏為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數十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傅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于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羣生以是而大昧聖賢乃推己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者

諭于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于此也然其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益其藏而輪之俾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槩衆普得或闕此四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于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羣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閣成慕仲

靈志之某初不敢為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為我以輔
教編布之京闕于我有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
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為大精舍徒
衆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為長老微師
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
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
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
材出乎江涘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

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刼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適適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歸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内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

閳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益于其閣之南為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閎人偉之謂是閣者乃吾閣樓觀之冠也若賢刼千如來者葢在此刼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羣靈萬有而為博大勝縁者也然聖人垂像與于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覩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縁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縁漸

上善也是三者雖于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徵師高行人能與人為勝事人皆樂從之蒙竒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埀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徵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為亦宜視法于徵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并序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于泐潭十有五年矣其道

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
裒金起閣于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
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于庭之右右者寘慈
氏之像左者桓皃氏之鐘又礱密石為涌道與周禮涌道異義也
于其閣之前者十餘文費緡錢凡五十餘萬嘉祐庚子
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
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得最厚善而公晦為閣之心
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

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爾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為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為又能益推道于人其于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為福為勝利詎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

適于今之禪者尢為賢豪故以其閣復為之銘曰

惟閣鏗鐘惟閣儼像像正爾見鐘發爾聽惟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爾一瞬勿謂聖遠在爾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鐘惟像延爾神奬啓爾學者宜知爾師慎爾視聽勿謂徒為

清軒銘 并序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

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濁其氣象皆能感人而為正為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清其感人也爽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于世也適上人敞是軒也會其山之静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淫滯是亦益于人多矣或有閑爽其心神而思返

乎泰清至静（或云逍遥乎至静）則其為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慝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攄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為至適勿陋于軒茲為嘉賞勿謂外物茲為神奬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

人也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謂高識者乃寓意耳

南軒銘并敘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倰爍倰或從凌寒慘客有紆餘閒散無所用于世得終日俯仰于其間往往襟抱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

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為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邪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況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敘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遊四方硯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好學問厭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或無想字）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記元之冬季也為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辟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時不好山

嶂樓閣金翠交眛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薫然乍眠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爾而為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乙酉季冬二十五潛子題

鐔津集卷十四

鐔津集卷十五　　宋　釋契嵩　撰

碑記銘表辭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

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逺矣仲尼没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啟乎仲尼者也孟軻没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殁而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賛乎仲尼者也敎專而道不一孟氏為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揲時主志視不可與為乃卷而懷之歸於汾北大振其敎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脩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

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

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

末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辯仲尼文之為六經俻叙

化于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覇治至其政之正

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拯字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膴膴將明夷于地

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以下有治仲尼之業者

吾不得而讓矣因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為續經廣

教化于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于此乎文中之于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于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于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為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為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

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厖兮權譎興行文中作兮頹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彌萬世兮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曲記石刻本見天竺山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媼乞靈于古觀音氏求男一夕夢其舍灑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嚥之及生法師方七月巳能從母稱

手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爲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于禪林寺明年習律于律師守初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而答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爲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爇其指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篋趨寶雲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即

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與旨而法師皆得智解蔪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因説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偈並見于文集此皆畧不書通師既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若學嘗感疾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瘳不爾願畢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師不慼踐之

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于此遂著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遽有奇僧遺之書名自意趣與己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年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經一旦有施氏胎驢馳來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十日産而乃已

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賢益為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賛命匠氏以栴檀為大悲之像刻已像而載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誤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䏶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祈雨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自焚也

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為異乃即碑其事咸平五年法
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居而徒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
宏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修念佛三昧著淨
土行法之說其邑先有淫祠者皆為考古法正之濫饗
者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
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為之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風
濤暴作衆意謂神所為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
而其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遂絶

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盂蘭盆講席方揖坐而忽不見法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黄巖有一豕犇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敎屠者釋之命豢于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邪人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

瀕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簄梁周之法師知其法光欲有所警益勵衆必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也法師方百日修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

雖使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台而入杭延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習以酒餚會葬法師特以勝縁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為齋因著文曰誡酒肉慈慧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迓法師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黒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

酒敢向者殆頃郭邑酒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為之悲余今德薄安可久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闕之歳也刺史薛公顔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槩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于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記之

此始謀復于天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枿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内竹石面竹者與檜為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説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

行吾當返彼尋援筆題壁為長謡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為程宫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為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逺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夷庚要見于府舍既見王公竒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于山中即命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

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王公始以西湖奏為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徵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迓于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欲為僧伽像疑而未果法師乃為其推觀音應化徧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蓋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既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

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
百餘萬為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皇家與王
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
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
自是相與為方外之遊益親形于詩書者多矣若其所
著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為
王公之所為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
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

熏修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而兩命于山中為國修懺遂著護國道塲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内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别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闋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縁者若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别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

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雨桂子法師乃作桂子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為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去史君李公諮即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没矣今者吾殆終于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曰我住台杭二

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弟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謂謝絶徒屬賓友筆硯也）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子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當和晉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絶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于爾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

後日之晚使請彌陀像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所禱且以觀音像應命法師即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遐揭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卧其靈體于遐揭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隕于鷲峰爀然有紅光發于其寺之

前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之四日奉遐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峰下與隋高僧真觀之塔鄰也蒙識韶公幾三十年晩山中與其游益親韶公耆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為法以徵效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辨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

去山中囑之愈勤顧重違其先師之命姑按韶公實録而論次之命曰曲記盖曲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聰哲志識堅明故其以佛法大自植立卓然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甚于吳越者盖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已亥朔適在京口龍游之東圃記之也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勲公塔銘 并叙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懃公骨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安遠
𢌞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諱威懃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于桂筦之延齡寺還白容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徧學衡湘鄢郢老禪碩師而

獨大盡玄旨于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于遠師雖叩問勤至垂三月遠未嘗稍辯盡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頻覺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為閡復其立處即徧體雨汗其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于安般定法始授其法迺蓐地然頂于其師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熄而元畧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

之學者乃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祐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絢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

昔嘗綴古之語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羣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于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hz以文見托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惟小夷石泐

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揜之為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于影堂命今長老懃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為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于會稽

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産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藹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于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于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徧叅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衆處諭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為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晏如也居無何會故雪

賓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予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
證之法而清禪師大瑫之卒亦承于清師至天聖中郡
太守張公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
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為長
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
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師治兹院自壯及耄凡四十六
載于人甚莊處己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
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修潔不忍

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輙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于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説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于所部既而秀衆果推禪師于高座方再會即謝絶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于護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恵于物德行復不足觀以媿于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曾溪宗

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陁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為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所難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于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還化也至是皇祐之巳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敘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覃出

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頹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偕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及禍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也吏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爨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毋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即帥衆曰本府請大長老惠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

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嶷然千餘間益偉于舊慶歷中
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
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師
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
恭無毫髮鄙悋心見于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
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
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涖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
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爇香聽其

所説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寛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寺益修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卧先終一日與蒙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雞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呼猨澗之直北寺垣之内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

篆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于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冣天下名寺固吾佛法倚之弛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致豈不曰于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凡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禪師延壽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

三觀法于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凡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為法兄靖師為俗兄靖法師以素徳自發先此六十年雖吴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時故為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茍游于鄉墅閭里處身修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慼輕疾至其三日之夕

囑累其徒與衆會茶授器已即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蠟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善知識尤難論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于壽公學法于寂公見知于國師韶公韶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

下豈可多得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全得一見之已甚善也況因人而得法耶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于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棲養于山林又平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并敘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而為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質内融情僞不宜有

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視其賢人殁而君子之道益寡嗟歎之不已姑托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徳在人名與迹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徳之本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修身事親而鄉人傚之其中也仕于朝廷守大節不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士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于世多初銳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髪之失蓋其修誠厚本而致是爾公既謝去軒冕益以清淨

養其壽命故蒙忝公之交游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
至者且詳可法也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
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衰人倫整
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虧老成之人兮已與
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
明一去兮寂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羣心所思清白傳家
兮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于斯天分獨好兮誰與

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寖稀純誠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立獨行兮不爾疇依秋風肅肅兮白露霏霏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旐飄飛顧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故于文章辯論不甚

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平叔予今顧師或作師子不足比也叵自慨相知之晚及冢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重語推致于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余非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辭曰昨別晦叔志氣强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信便必爾

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遂或名字）死從事可惜謫仙才艷長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鬓被領白日悠悠悲未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俉語聲琅琅坐人驚歎幾絶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頗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齷齪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游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强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冠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往往通之商較古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駭坐人卒皆伏其高論為文學易繫辭奇峭頗工恥于奔競造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家貧親老勖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于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

然處于鄉黨而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老于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德也辭曰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其氣兮誕

為人英君得之兮既聰且明道德修兮器識恢宏竟不
展兮奪化代并公之壽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
有仁義家傳兮子孫寶守孰謂既往兮不光其後溢江
浮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若人不歸兮
萬古别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鐔津集卷十五

鐔津集卷十六　　宋　釋契嵩　撰

述題書賛傳評共十二首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梵音舍利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能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

百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為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為之者天下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于漢而漢人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

發之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則麤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蓋知佛為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

之于吴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詧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内于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寘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祕而不可見行道者盖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

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録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酖湎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陁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殁于刑蓋識其氣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亦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

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禀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于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于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佑于天人者

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瑶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仙去故後之説者不過謂子真能以

仙尉為吏隱善與時浮沉往往引其事為尉者美言亦
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
忠于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
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興行禮
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觝觸讒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謇
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
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
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扶

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為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為學孰不抱氣自視為英雄於朋游閒苟有一語相忤不恊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及其立于朝廷也眎有不義雖大至于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于己雖眎如不眎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為心子真沒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論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

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與道徒高其得術僊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皋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于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

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翺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益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葢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人愛惡之情或作利字欲殘其聖賢可乎孟子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賅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

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甚（甚或作喜）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白閔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别離以刺之至于

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强横作梁甫吟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誡滛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作秋浦吟一名東甫吟蘘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于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僊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

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迺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為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為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即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昭烈三往乃見孔明方與之畫計何其工也及至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權得兵為援破曹操于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趙啖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

奇偉與樂毅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興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或本無樂教字惜其輕用馬謖遂敗于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于知人如此況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禄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雎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雎既免相秦昭王懼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

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雎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段太尉傳贊

段太尉秀實先為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笏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惟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太尉小弱動不迕物頗類儒者及其奮

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慴萬夫白刃交前而卒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于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為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為幸失之不為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為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為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為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顔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于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顔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顔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于顔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顔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于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為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

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逺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顔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于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于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猶鶴浴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于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

隱者高閬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生陸甚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覇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户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或作相接余聞其風且歎之曰陸生逸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為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

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于丘壑者何限

韓𤛆傳

韓𤛆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𤛆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家世亦遂自匿亡于楊越間欻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絶粒導引為人沈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

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于嶽麓其人已老嘿嘿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于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為小

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毱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己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昧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别理義端由而不即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數番輒採流俗

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故或作固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

比丘亦復如是又謂毱多為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跡為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

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

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于他書獨付法藏傳云耳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羣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敎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汚隆焉曷嘗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

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顧其開示然為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為評亦云不可憑亦云不在詳評然各有旨也

鐔津集卷十六